

# 荷塘听蛙鸣

陈瑜

清晨，窗外的清风伴着细雨微微轻拂。无意中翻开台历，芒种，一年中最繁忙的农时到了。地处四川盆地东部边缘的家乡，虽说大麦、小麦等有芒作物种子已经抢收完了，但晚谷、玉米、红薯等夏播作物，正是到了加紧播种的季节。

这时节，老家的乡亲们趁着和风细雨，终日劳碌于田坎土垄，插满绿意。宋人虞似笔笔下“东风染尽三千顷，白鹭飞来无处停”的诗句，就生动描绘了这时田野的秀丽景色。

时至芒种，缠绵的细雨越发的稠密，这便是黄梅雨，因时值江南梅子黄熟之际，故得此雅称。古代的诗人、作家多有妙趣横生的描述。柳宗元写过一首《梅雨》诗：“梅实迎时雨，苍茫值晚春。愁深楚猿夜，梦断越鸡晨。海雾连南极，江云暗北津。素衣今尽化，非为帝京尘。”

宋代贺铸的《青玉案》也写道：“试问闲愁都几许？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。梅子黄时雨”。点点滴滴的雨，成夜地下，终日不见丝毫阳光，确实让人心发霉，泛起愁绪。

除了这些惆怅的诗句，也有“和风吹绿野，梅雨洒芳田”“三时已断黄梅雨，万里初来舶棹风”，描述了梅雨滋润着广袤的江南沃野，给万物带来生机，而充满激情的诗句。

古代的读书人，以芒种时节的雨作为描写的对象，比现代人浮躁的心绪要洒脱得多。驻足乡村，只见盈盈浅浅的池塘，点点新荷早已成接天莲叶。入夜，便有长长短短、幽深曲曲的蛙鸣，在耳边奏响。

轻轻拂过绿意枝头晶莹的露珠，来到荷塘深处。柔柔月光中，那错杂不一的音符，已然拉开序幕。在此起彼伏的乐曲中，见萤火虫在身边忽明忽暗，心顿时轻松下来。

此情此景，不由得记起十多年前写的一首短诗《蛙鸣声中》：

姐姐，在今夜的蛙鸣声中/你隐藏了多少笑容？/另一半的月色清晖，今夜有谁比流水更温柔？/我在乡下守望你在城市的身影//姐姐，今夜的蛙鸣比什么更动听？/一朵昙花在某个时刻短暂地辉煌/还有什么比你的笑靥更为绚丽？//姐姐，你不是昙花/我不应当失手把时间打碎//姐姐，今夜蛙鸣是在弹奏心之竖琴/是你回到乡下了吗？/萤火虫为你引路，沾湿露水/你定能望见我为你点燃的那盏灯

那时，人是多么的单纯，哪像现在成天为尘事所累，功名利禄无时不萦绕脑海。看来，真得静下心来，抛开红尘诱惑，好好谛听这天籁之音，让沾满灰尘的内心，回归自然，回归本真。

夜深了，不知困倦的蛙们仍在尽情倾吐心声，那一响亮的音符越发让人心醉，全是丝丝凉意。其实凉意，在这样的意境中，更让人静心清醒。

我宁愿在荷塘深处，打坐到天明。

## 太白湖畔

### 拾麦穗的童年

张海洋

“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”。老祖宗的节气真准，芒种一到，地里的麦子被热风一吹，转眼就熟了。周末回老家帮父母收麦，望着地里到处轰鸣着大型收割机，也不由得想起小时候拾麦穗的情景了。

麦收是个大事情，那时候连我们小学生都要跟着放两个周的麦忙假。因为我们的势单力薄，无非干些送水送饭、晒麦看场的小活，当然干的最多的还是拾麦穗。那时大家生活还不富裕，谁也舍不得把一粒麦子遗弃在田里，大人们都忙着抢收抢种，拾麦子的活计就交给了小孩子。

在灼热的日头下，每个小孩拎一个大篮子，细心地寻觅着那些因为过于成熟而折断落地的麦穗。看到一个，就马上弯腰捡起扔到篮子里。这些麦穗因为有着张扬的麦芒而蓬松在一起，好像一大窝挤挤挨挨的小刺猬。

拾麦穗虽然不太累，可是烈日烘烤很快就让我们变得有气无力，大人们就给鼓起来：“加油干啊！干完买雪糕吃！”听见了这话，孩子们又干劲十足地捡起来，眼睛却时不时地瞅着大路上有没有卖雪糕的自行车。

等到家里的麦子收得差不多，我们又到别人的麦田去捡。因为都是别人收拾过的麦田，想要有所收获就要付出更多的辛苦。我们在无边的麦田里拉开距离，一个个瞪大眼睛像探照灯似的来回逡巡着，每当发现一个麦穗，就好像捡到珍珠一般欣喜地跑去，把它放到自己的竹篮里。

阳光太毒辣，我们也会在某个路口“守株待兔”。那时道路不是太平整，拉麦的车子走过时，总会掉下一些麦穗。只要车上没有麦捆掉落，孩子们就一哄而上，有时太过着急了，几颗脑袋就砰地撞在了一起，留下一堆欢快的笑声。

这些捡回来的麦穗，母亲会单独晾晒，一个麦忙假期攒下来，竟有大大的一堆。开学前，母亲会把这些麦穗放在蛇皮袋里，用水棒不停地捶打，然后用簸箕一点一点地把麦糠清出去，剩下的就是我一个假期的劳动果实了。

母亲看着我捡回来的一口袋麦子开心不已，见人都得炫耀一番。记得那年夏天，母亲把麦子拉到集市上卖掉，用换回来的钱给我做了一件新衣服。

时过境迁，如今的大人们不再虎口夺食般抢收麦子，小孩子们自然也没有了去地里拾麦穗的机会。感谢那些只属于我们的辛苦却充满快乐的童年时光，感谢它带给我们的美好回忆。

■毛毛 摄影



# 学界鲜有关注的民国《芒种》半月刊

谢华

经办得很多，但是我看到人们发表文字的地方还是嫌少，我们也来办一个，给大家多一点说话的机会，这事未始不好；二则，现在的刊物除了一些低级趣味的，多取庄重严肃的态度，每逢世上的卑污之辈，辄不屑与之周旋，如《西游记》中的二郎神，当孙悟空变作鸟时，就不肯跟它斗法。但我以为鸟终不能听其道逍遥自在，你的不屑，在它竟会看成不敬而自鸣得意的。所以，在该斗法而又非取某种态度不可的时候，他们自己实在不必硬搭固定的架子。因此，我想另办一种态度比较放纵的刊物起来，让大家可以不必矜持，随便说话，也还有点意思”。

曹聚仁的想法也和徐懋庸相同，他们就把这个刊物办了起来。由此可知，他们的动机实在是并不堂皇的，不过他们也并不想真个自轻自贱，而以一种平和心态坚持文学事业。

徐懋庸指出：“至于‘芒种’这个名称，我们虽很爱它，却并不用以表示希望收获丰富之意。在这不是水灾便是旱灾的年头，我们知道丰收定是无望的，况且丰收也会成灾呢！但我们毕竟都是农民之子，农民的习性未除，所以，不问收获如何，在应该耕耘的季节，总是要耕耘耕耘的。动机如是之平凡，收获又未可逆料。这个小刊物，对于社会，当然不会有什么伟大的贡献，所以，它的本身也不会有什么光辉的前途。但我们不管这些，只想和我们的朋友们老老实实地做到哪里就哪里罢了！”

曹聚仁和徐懋庸开始酝酿筹备创办《芒种》时，就引起了业界的关注，市场上就有这样的消息：多数人认为《芒种》将与《太白》《人间世》鼎足之势。曹聚仁对此言论甚为愕然，《芒种》为什么要挤在《人间世》之类之间呢？他自谦地说：“《人间世》之美是正生正旦，他们斯斯文文做点戏，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要我们这‘丑角’插进去打诨，打破那幽闲宁静的空气呢？《芒种》并不会而且不愿意挤在《人间世》之类之间吧！”

半月刊这一群里有其所谓论者，它已经由一幅所谓“反对论者之溃灭”的名画告白它的灵魂。《论语》是要在麻将牌边等休闲娱乐场地占一个位置，它的看客是西装青年、摩登女郎以及戴瓜皮小帽的胖子。

曹聚仁因此设想：“《人间世》是要在明窗净几的书斋里占位置，有长袍马褂的绅士、学者捧着它吟咏。而《太白》的位置是在野马式青年的案上，也许那雪白的封面上要抹一点墨水。《芒种》能在这些高贵地方占位置吗？抱着这样一双泥草鞋，敢于踏进那富丽明洁的客厅书斋吗？然而，也有人既没工夫坐在桌上打牌、睡在床上抽烟，也没这样雅兴坐在书斋里吟哦，又没机会背着书包上洋学堂念书。这样，《芒种》就准备塞在他们的袋里了，褶皱油污都不要紧，反正不是什么仿宋精印的。”

《芒种》创刊号中《编者的话(二)》，曹聚仁撰文道：“假使舞台上只有正旦正生，文绉绉的戏文不也很寂寞吗？丑角一上台，台下就哄然大笑，大热闹起来。在正旦正生眼里，小丑的一举一动一应一对，多么不合乎孔子中庸之道，作文既作得不好，做人更做的不对。然而台下已哄然大笑了，生旦只能正眼不看，肚里叽咕道：‘你看，多么低级趣味！’低级趣味不独把自己的身份和小丑的身份分得很清楚，而且把客厅里清高的看客和拖泥带水的看客的身份分得很清楚了。然而台下已经哄然大笑了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！在看客的眼里，丑角是这样嘲笑了别人又嘲笑了自己，把光明面的袋子和黑暗面的袋子一起翻给台下人看，他并不那样踱方步把自己装成正人君子，却也不拼命的掩着自己的尾巴。有时正旦正生所作的秘密勾当，也一齐告诉出来，丑角是这样的使生旦们头痛的角色！”

我们敢于直言告白我们自己的：我们是小瘪三，绝不是绅士。但我们所说的以使人头痛为极限，诸如倾陷，造谣，污蔑之类的把戏是决计不会做的！”

## 《芒种》办刊的特色

徐懋庸与曹聚仁在谈及《芒种》在文学界的地位时显得甚是平和，实际上，该刊却有一支实力强大的编辑团队，所刊行的内容也极其丰富。

### (一)强大的编辑团队

《芒种》编辑委员会由清一色的杂文家组成，成员主要有徐懋庸、曹聚仁、黎烈文、周木斋、唐弢、魏猛克、夏征农、何家槐等人，

其中徐懋庸、曹聚仁为负责人，两位主编者都是健劲的杂文家，对杂文的重视可见一斑。

黎烈文(1904—1972)，作家、翻译家，1932年任《申报·自由谈》主编后，该刊论调为之一变，刊登了鲁迅、郁达夫、茅盾等许多左翼作家抨击时弊的杂文作品。

周木斋(1910—1941)，作家，擅长杂文，1931年在上海大东书局任编辑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他先后在《涛声》《申报·自由谈》《太白》《人间世》《文学》《芒种》等刊物上连发近百篇杂文。1934年任上海《大晚报》编辑，又兼任文艺副刊《火炬》编辑，1935年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，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。

唐弢(1913—1992)，著名作家、文学理论家、鲁迅研究家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。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事业余创作，以散文和杂文为主，其风格接近鲁迅。

夏征农(1904—2008)，1933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1935年担任《太白》半月刊编辑，与鲁迅联系甚为密切，每一期都有鲁迅的文章，“掂斤簸两”栏大部分是鲁迅写的。

何家槐(1911—1969)，著名作家，1929年开始发表作品，以小说见长，其作品朴素自然、清新、婉妙，有诗意的风格，被文学界视为“海派后起之秀”。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魏猛克(1911—1984)，杂文家，写作风格与唐弢相似，曾在《申报·自由谈》发表多篇杂文，1935年任《芒种》编辑委员会成员后不久赴日本，与任白戈等同志组成“左联”东京分会，出版了《杂文》《东流》《诗歌》《文海》等文学刊物。

### (二)丰富的刊行内容

《芒种》属于文学刊物，以发表短小精悍的杂文、小品为主，设有新语、半月读报记、国外消息、短流、历史小品、讽刺小品、随笔、书评、游记、小说等专栏，是与《太白》半月刊相呼应，大力提倡富有现实性的战斗的小品文的重要期刊。

从第5期开始，该刊注重散文体的宣传。《芒种》征文启事中写道：“中国散文体，在近五十年间，变动得非常剧烈，最近十年间，小品文迅速发展，无论内容形式都有显著的进步，青年们处在这样前进的语文环境中，写作程度的确比从前进步得多了”“可是有许多妄人，自己既不会写作，又不曾留心青年的写作，想借复古的机会来满足自己登龙的欲望，开口闭口总说青年的写作程度，近年大为低落，声言非‘读经存文’不可。还有妄人出题征文开会集议，讨论补救青年语文程度的方案。这摇动青年信念的恶倾向，我们绝对不能容忍。我们要正面揭破他们陷害青年的毒计，用事实来批判他们的错误，因此公开征文”。从第6期开始，散文在《芒种》所刊文种中所占比例逐渐增加。



③

## 结语

在1933年至1935年所谓“杂志年”的时代，一个刊物出了一期或两期就寿终正寝，实属正常之现象。《太白》《译文》《芒种》等期刊都是如此。《芒种》自创刊起便采取了促销措施，第2期刊登了广告：“预定《芒种》全年一份，赠送《书信甲选》一部，价值大洋一元四角。《芒种》预定全年二元二角，国内邮费奉送”。然而，《芒种》创刊两个月后，便传出销路欠佳，大有停刊之势的报道。至1935年10月5日，《芒种》出版第13期后停刊。

1935年，全国各类期刊有1500余种，《芒种》作为其中的一种，虽仅存7个月，但以徐懋庸、曹聚仁等为主的编委成员试图通过《芒种》增设的各式栏目，促成文学出版事业的些许革新。虽然功效甚微，无法摆脱以小品文为主的发行风格，但是他们平和的办刊心态、崇高的文学追求、诚挚的社会关怀无不彰显出民国时期文学界的积极面貌。《芒种》也为研究徐懋庸、曹聚仁文学思想保留了重要的资料。

- ①《芒种》创刊号封面
- ②《芒种》第二卷第一期封面
- ③曹聚仁旧影
- ④徐懋庸旧影

■作者藏品资料

荷嫩叶，或几株薄荷老枝熬粥、煲汤、泡酒、泡茶，继而清炒用做调料闷鸡，烹调可口豆腐，也可以调做薄荷糯米糕。村人照此章法饮食调理，溢美话传来，父亲总会念叨，幸好是塘湾边上的野薄荷哟！

前年春里回老家时，特地从村西崖塘湾边尚未消融的冰碴子里挖得几墩薄荷须根，小心地植在了也还结着薄冰的相公山河公园的小溪旁。这几墩老家的薄荷须根，没有水土不服，很快就繁蔓了蓬勃青翠。

去相公山河公园，走走鹅卵石小路，踱踱水溪堤岸，听听婉转鸟鸣，嗅嗅花草芳香，几乎是我每天的营生，心底里还有无时无刻不念着的那些野薄荷。

过了芒种，薄荷们又将迎来长势长高的季节。趁时光正好，我想多种些薄荷，也种些乡愁。

## 东山小鲁

### 薄荷不俗

崔启昌

朴的小草叶片，由卑微变得清雅高贵。薄荷成茶，在一壶干净的沸水之中，与普洱、龙井、铁观音，抑或地产的粗茶们为伍，经了时光和温度历练，麦季炎炎烈日烘烤下，纯朴实在的村人们，就捧得一盏清凉爽快的别样好味儿。

呷一口，忽而一丝淡雅的清凉，立时萦绕身心；再呷一口，更是唇齿留香，宛若轻风拂面，每每舒心提气，春意蓬勃。一味薄荷凉茶，成了老家村人念念不忘、恋恋不舍的上好饮品。

昔年，父亲是乡里乡外声名颇好的老中

## 芒种专版·九州论剑



20世纪30年代，是中国文学界的革命时代，杂文、小品文、随笔极为风行。《论语》《人间世》提倡幽默、谐谑、趣味。《新语林》《太白》则侧重抨击时弊。林语堂的办刊方针是“幽默至上”，徐懋庸、陈望道的办刊方针则是“面对现实”，两者的办刊思维截然不同。然而，还有一类期刊试图兼容以上两种风格，这便是学界鲜有关注的《芒种》半月刊。

## 《芒种》创刊的缘起

1935年3月5日，《芒种》正式创刊，主编是著名的杂文家徐懋庸和散文家曹聚仁，编辑部设在上海金神父路花园坊107号。创刊号至第8期由上海群众杂志公司发行，从第9期改由上海北新书局发行。创刊号的封面是一幅牛耕图，图中柳枝低垂，农夫赶牛犁田，寓意深刻。

1934年7月5日至8月20日，徐懋庸曾编过4期《新语林》半月刊，后因发行该刊物的上海光华书店不能按时付作者稿酬，使徐懋庸觉得对不起作者，于是辞职。不久，《社会日报》登出消息说，徐懋庸将继《新语林》而编辑《芒种》半月刊。

举出了刊物的名称且说徐懋庸将要编辑，这个消息似乎很可信了，谁知并不确实，但也并非空穴来风，只是别的一些事情的误传罢了。

徐懋庸辞去《新语林》编辑后，接着加入了上海生活书店一个半月刊的编辑委员会。那个半月刊正值筹备，名称未定，最后决定采用陈望道所拟的《太白》。

在《太白》定名的次日，徐懋庸忽然想起《律历志》上二十四节气的名称，觉得其中的“惊蛰”和“芒种”等可作刊物名称。后与曹聚仁谈起，也以为很好，而且特爱《芒种》。而既以《太白》定名，“惊蛰”“芒种”的便是白想了，他们颇有惋惜之意，但事实上也未必非要办一个《芒种》半月刊出来。

《社会日报》的误传，大概是根据曹先生关于此事的闲谈所报道的。

1935年初，上海群众杂志公司要办一个刊物，请徐懋庸、曹聚仁合编。徐懋庸稍作考虑，就答应了，并和曹聚仁商定，乘机就把“芒种”两字用了出来。

徐懋庸同意办此刊物的考虑经过是这样的：“一则，这两年虽说是杂志年，杂志已



芒种一到，麦子黄得快了，而薄荷愈发碧绿青翠，嵌在茎芽根儿上的细细碎碎的紫色花儿也更张扬，沁凉的香撒了一地，漫了周边塘湾，浸了四围禾草。

离家近的相公山河公园的葑林浅处，一泓澄澈的溪水旁边，已繁茂成一小片薄荷的幽香，芒种才到，便急三火四株高及膝了。每次晨练，我都俯身轻拂，那缕缕盈香的沁凉。

薄荷一点也不娇贵，叶梗苍黄枯瘦时，随意擗在河边、沟岔，弃在墙隅一隅，连个顾盼的眼神也不给它，它也会乘了几缕风，披了几天雨之后，极快地须根毕现，芽头泛起。

隔几天回望，就有新的绿意涂抹出来。每年芒种一到，或者拖后几天等到端午，采摘艾草时，老家村人都去村西崖的塘湾边上，择些薄荷青叶回家，塞进缝制的布囊里，挂在窗旁，闻它的清香。再有薄荷绿叶入馔、泡茶，叫一枚素